

“超阶级”
的
“灵魂”



反社会主义言论

义制度



上海文化出版社

“超階級”的“靈魂”

[反右派諷刺詩集]

本 社 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56年12月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以反右派斗争为题材的諷刺詩集。其中所輯的四十八首詩歌，大都是揭露右派分子的陰險、狡詐的丑惡嘴臉及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質的，也有几首是批判階級立場不明和嗅覺不靈的人的。讀了这些作品，使我們認識到在革命过程中階級斗争的复雜性和長期性，而詩人們如何运用詩歌形式作为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人進行斗争的武器，也是值得學習的。

“超階級”的“靈魂”

〔反右派諷刺詩集〕

本 社 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号

新光印刷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3 3/16 字數：61,000

1957 年 9 月第 1 版

195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5,000

統一書号：10077.648

定价 (7)0.30 元

目 次

| | | |
|-------------|-----|----|
| 哪來的气象員？ | 羊 羣 | 1 |
| 章氏“政治設計院” | 俯 拾 | 2 |
| “生死簿” | 李 冰 | 5 |
| “肅反即肅革” | 俯 拾 | 7 |
| 理曲气壯之歌 | 弓 馬 | 9 |
| 右派的邏輯 | 鄒荻帆 | 10 |
| 好一个右派“理論家” | 白得易 | 13 |
| 給嗅覺失常的人 | 苗得雨 | 15 |
| 有个姓葛的人不同意 | 車馬炮 | 16 |
| 大人先生們的心事 | 邵燕祥 | 18 |
| 守灵者 | 山 鷹 | 19 |
| 右派先生的相思病 | 周望望 | 20 |
| 巧妙的策略 | 謝 云 | 22 |
| “親君子而远小人” | 沙 岸 | 23 |
| 相信的是什么？ | 邵燕祥 | 25 |
| 是何居心？ | 沙 岸 | 27 |
| 白灰泥漿之戰 | 袁水拍 | 29 |
| 蔣幫向紳士先生們致敬 | 仇学宝 | 31 |
| 右派分子反教条主义 | 黎 之 | 33 |
| 他嘴里的“宗派主义！” | 鄒荻帆 | 36 |
| 这叫什么“派”？ | 傅 仇 | 38 |

| | | |
|------------|-----|----|
| 他的“批評” | 鄒荻帆 | 40 |
| 喂！奇形怪狀的人物 | 顧工 | 41 |
| 老百姓的話 | 鍾華 | 43 |
| “沙里淘金”者 | 鄒荻帆 | 45 |
| 這樣下去咋得了？ | 屠岸 | 47 |
| 懊惱歌 | 袁水拍 | 48 |
| 右派分子說話“難” | 南丁 | 49 |
| 孫大雨“看病” | 陳山 | 51 |
| “學者”陸侃如先生 | 苗得雨 | 53 |
| 斑白的鬚髮 | 李冰 | 55 |
| 是一塊什麼“材料” | 沈耘 | 59 |
| “土”的真相 | 曾艾 | 61 |
| 拉斯基的徒弟 | 王克浪 | 63 |
| “超階級”的“靈魂” | 南丁 | 64 |
| “英雄”落水記 | 王東維 | 66 |
| 六教授翻筋斗 | 俯拾 | 68 |
| “元帥”的悲哀 | 王以平 | 70 |
| 十六字真言 | 俯拾 | 75 |
| 算錯了八卦！ | 傅仇 | 77 |
| “良心一條” | 苗得雨 | 79 |
| 名目繁多 | 袁水拍 | 80 |
| 眼淚鼻涕之戰 | 李濁照 | 82 |
| 右派先生的健忘症 | 袁水拍 | 85 |
| “有所提高” | 俯拾 | 87 |
| 質問右派野心家 | 王書懷 | 90 |
| 右派一、二、三 | 鄒荻帆 | 92 |
| 靈魂腐蝕師 | 袁水拍 | 96 |

哪來的气象員？

羊 翼

在这不平常的春天，
出現了一帮古怪的气象广播員。

開場的低音嘆息着：

“唉，这个早春天气……”

花叢下也傳來詛咒的小語：

“还是冰封雪冻天！”

另一个角落里嚷叫起來：

“哪兒有一絲春風？……”

一只老烏鴉也聒噪着：

“毛毛雨下得真叫人討厭！”

……

这真是遍地冰雪，

这簡直是一片黑暗！

这一群“歷史人物”，

在一陣旋風中忽然出現；
吹着資產階級的海螺，
却都在替人民“呼冤”！

好一个“名流”“學者”的“代表隊”，
好一个造謠的合唱團！
揭開蓋子一看，
吓，原來是章羅合記氣象台的宣傳員！

（原載“長江文藝”1957年8月號）

章氏“政治設計院”

俯 拾

天下院子很多，
章氏要撈一个，
要的什麼樣子
吵架院——進口美貨。

這玩藝兒好啊，
吵的資本家變肥鵝！
工農人民嗎？

“自由”賣血；
“平等”挨餓；
要想反對，
槍打腦殼！

妙呀！看實行了的蔣家哥，
院子一家人，
收買、請客，
打架、抬出棺材來爭奪！
院子還多哩：
妓院、按摩院、瘋人院……，
媽的巴子
“政治設計”真闊！

恨煞我章氏

“現在部里的權限太小”呵，
嘿！一想起這些，
“非造反不可”!!!
哎喲喲，章大哥，
“人大”、“政協”頂不錯，
憲法由它制，
民主計劃經它做，
人民生活提得多，
還有“政治設計”呀：

搬大山，
清黃河……
還請你參加嘍！
我看呀，
另搞一套是否妥？

呸！呸！呸！嘍嘍！
真胡說！
快把“人大”……什么的
給我丟下字紙籬，
我要的是打倒他們的“設計院”，
由我章氏當中坐！
“政治設計”，不必羅嗦，
照抄美、蔣的，
現成的牛奶還不喝？
啐！別多心，
里面沒毒藥，
想想呀，
“我隨時可能發展為反革命”，
搞這一套不正好么！

（原載 1957 年 7 月 11 日“人民日報”）

“生死簿”

李 冰

他常常炫耀：

遍体清高，

浑身傲骨；

一生經歷

好象污泥里的蓮藕，

風雪中的常青樹。

一顆赤心仗義勇為，

好象梁山泊上的頭目；

一支筆鋒橫掃千夫，

貌似魯迅的門徒。

却怎麼，這時候，

收起以往的斯文，

露出另一副面目，

二目怒視，雙手顫抖。

大叫：“肅反比過去的監獄不如！”

人事檔案是“生死簿”，

我要親自過目，
不能背着不可知的罪名
直到公墓。

啊，先生！

你的檔案平安無恙，
如今只有讓眾人過目：
那裏有獻給敵人的投降書；
那裏記載着“第三條路”，
也載有糾集同伙
 霸占文壇，
為反黨勝利而歡呼！

如今又趁風點火、撥油，
決心把共產黨驅逐，
象那昏迷的賭徒
一心想坐莊當頭。

啊，壯士！

你不是什麼常青樹，
原來是滿身毒刺的刺藜頭；
也不是什麼聖賢的門徒，
只不過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扒手。

这一切一切，新老罪証
是誰創造？是誰寫就？
縱然扯掉那歷史檔案，
縱然燒毀那陳旧的紙頭，
那靈魂里的毒瘡
紅筆怎改？黑筆怎塗？

檔案——光榮的通行証，
忠實的人們帶着它，
奔向社會主義通行無阻；
檔案——生死簿，
那些不認罪的強盜、扒手，
背着它爬不過這道關口！

（原載“長江文藝”1957年9月號）

“肅反即肅革”

俯拾

世界上什麼最聰明？蠢驢；
世界上什麼最文雅？野豬；
世界上什麼最筆直？“新月”、CC；

世界上什么最“革命”？孙大雨！

你可知道

大雨孙“革命”二十七年前就开始，
从参加反动的“新月”，到勾通特务CC，
并且把罗隆基的賣國計劃，親捧給魏德迈大使，
但大雨孙的“革命”“功劳”解放后最高，
一直辛辛苦苦地罵“共产党不能領導”，
特別罵“肅反即肅革”，“搞的一团糟”。

既然大雨孙的“革命”是一些特务CC……

共产党搞肅反当然罪大惡極！

既然大雨孙的“革命”是特务CC，

他当然要肅清共产党和進步人士。

既然大雨孙把共产党定罪又肅清，

人民專政当然垮台，章、罗、孙当然坐朝廷！

莫說只譯一本書的莎士比亚“專家”沒本領，

一夜會議开出六十几个“反革命”姓名，……

可是糟糕！真苦主控告！

造时兄呀！看看資本主义法律那条好，

謝謝子展弟一伸一縮的头早担保，

我呀，实在“病”的弱不禁風：只“可以游泳”和賽跑。

（原載 1957 年 8 月 29 日“人民日報”）

理曲气壯之歌

——擬……

弓 馬

这不是什么剝削，懂嗎？
这叫理所应当的不勞而獲！

你在一百多度的車間里流汗，
我坐在涼亭上吃冰；
你在冰雪里干活兒，
我坐在水汀旁邊打盹。
這有什麼本質的不同？
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命！

这不是什么剝削，懂嗎？
（那個名詞兒現在已經不適用）
什麼“脫胎換骨”，“改變階級”，呸！
命定的你勞我獲，地道天公！

什麼？不少人在努力改造自己？
大多數人已經積極地從事勞動？

哼，那是他自己骨头輕，
說到底，还是天生窮命根！

听見嗎，再不許談什么階級区分。

世界上就只有兩種人：

一种是，象你——被人騎的奴才，

一种是，象我——騎人的英雄。

这没有什么本質的不同，懂嗎？

一切都是命定，

你勞我獲，万古長春！

剝削？哼！……

（原載 1957 年 6 月 23 日“解放日報”）

右派的邏輯

鄒荻帆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右派先生們講話象吹橡皮球，
越吹越起勁。

这个說：

“定息二十年一次还清。”

那个說：

“定息不是剝削，
資本家的帽子本來不存。”

这个說：

“看來三反、五反，是共產黨整人，
資產階級分子和工人本來无区分。”

那个說：

“对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
包括了反革命，
肅反运动糟得很，糟得很……”

于是这样來了結論：

“三害的根源是共產黨領導人民民主專政，
共產黨領導，嗯，黨天下，一色清。”

“是呀，亂搞就从北京开始，
一切發源于北京。

人民日报总編輯應該下台，
共產黨不应有自由言論。
公方代表應該退出公私合營，
教授治校比黨委要强万分，
机关的黨組就是以黨代政……
上級干部應該下轎、下台！
政治設計院代替國務院，

党中央应在设计院领导下才成。”

右派先生們越吹越起勁，
人們來看啦，“司馬昭的心”：
“反官僚主义，人民政府就該打垮，
反宗派主义，共产党就該肅清，
反教条主义，馬克思主义就該隱迹銷声。”

但是人民發出了吼声：
“右派的言論是要把中國又变成黑監獄，
讓資產階級的鋼絲橡皮鞭又抽撻我們。
歷史的經驗磨亮了我們的眼睛，
反对資產階級复辟論。”

右派先生們覺得这是大殺風景：
“唉，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也是糟得很，糟得很，
我們在大放，大鳴，
工農大众就該不講話才成……”

（原載“文藝報”1957年12号）